

SHI HAIFANZHOU
SHI HAIFANZHOU
SHI HAIFANZHOU
SHI HAIFANZHOU

徐 刚

诗海泛舟



诗海泛舟

徐 刚

诗 海 泛 舟

(修 订 本)

徐 刚

河 南 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

中国科学院开封印刷厂印刷

河 南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13.5 印张 286千字

1986年5月第2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3,560册

统一书号 10302·70 定价1.60元

再版附记

趁《诗海泛舟》再版之际，说几句编余的闲话。

我的写一些谈诗的文章，实在属于“不务正业”之类的，也是我不甘寂寞的明证之一：诗坛上本来就有的论家，有的已经论了几十年，什么风来唱什么调，那一个年代都能编出新论来的，总之，论得既熟练且热烈，我又何必来凑热闹呢？然而，我竟一发而不可收，仅收在这本集子里的便有近三十万言，看来，也只好论下去了。

我是一个无心恋战的人——仅管，在这本集子里，自有我的观点，却不以某一个人、某一种论点为对手；那是因为我自知并不是所有的人的对手，而且常常吃败仗的原故。

我只是说一些我确实想说的真话，其中大多是我自己的甘苦得失谈。我偶尔也论及一点美学，那也是我的真心的希望：愿有志于诗歌的青年朋友读点美学，这样做的最直接的一个结果是，可以少被时髦的论调所欺骗，且看一看美也非美？走自己的路。

承蒙出版社编辑的美意，再版了这本书，同时又增加了我前两年新写的十四万字。删去原版中的几篇写艾青的文字。一来是为了体例的统一，二来是因为我写的《艾青传》不久也可问世，零散的几篇便不再留存了。

这本集子编辑过程中，蓝翎兄认真地读了其中的每一篇文章，小至错字，大至行文、观点，都向我提出过宝贵意见。其时，我们还在一个部门工作，朝夕相见，时时可以谈论文学 and 艺术的。蓝翎视我为小老弟，教授学识、兄长风度，都

使我受益不浅。当我校读清样时，我们已不在一个单位工作了——其中的变故并不是这篇小文可以说清楚的，我想告诉读者的只是：此时此刻，我对于正直和友情的理解，反而是要更加深刻一些的。

日前，有关心我的诗论的读者来信问：“很久不见你的诗和诗论了，你就这样沉默下去吗？”此种责备，常常使我心悸！一个诗人，如能常常听到读者的呼唤，那是何等的赏心乐事！反之，则真可悲衰了。其实，我的内心从没有沉默过，自然，心上的雷声是不会若天马行空般引人瞩目的；我也从未停过笔，一边在灯下苦熬，一边想到自己老之将至，大有紧迫之感。不惑之年仍有惑待解且不说，该做的事情也太多了，诗和诗论是还要写下去的，希望读者谅解的是，我要有思考的时间。

如果说人生的艰难曲折更能出诗的话，那么，诗论的写作却最需要沉淀、回味；我有时也实在会空想——假如我再上雁荡山，住在小庙里一段时间，或许还能写出几章诗论的。

奉献上这本新旧各半的诗论集，请读者和朋友们指正。我早先也曾有过创造全新的艺术的雄心壮志，现在看来是很艰难的。生活亦然！艺术亦然！新旧各半而已！

徐 刚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夜，
适逢停电，一第高中烛光下

目 录

毋忘第一个脚印

——《诗海泛舟》再版序.....	蓝翎	1
序	冯其庸	7
诗论小札		13
诗论拾零		42
南窗随笔		48
秋夜断想录		72
北戴河的贝壳和诗		86
寻玉镂石篇		98
片断与偶拾		115
象新月一样美丽、明朗、深远		
——读《新月集》随记		131
诗的构思		144
诗的语言		149
诗的激情		154
诗的形式		159
诗的清瘦		164
我是怎样学习写诗的		169

从读书到学写	171
答读者问	173
未名湖的未名与新诗的未来	
——在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讲	189
新诗与新人	
——与沈阳、丹东的诗歌爱好者谈诗	203
读稿漫记	
——致初学诗的青年朋友	217
诗美浅谈	
——再致初学写诗的朋友	248
诗人论五题	264
《清诗话》札记	276
在大山中寻觅	324
从花丛中拾来	337
黄山漫步	348
桃花、榆叶梅与诗歌	356
吸引心灵的石头	
——大同云岗手记	363
创作生涯的摇篮	367
观察与思考之一	374
观察与思考之二	379
观察与思考之三	384
观察与思考之四	387

观察与思考之五.....	390
观察与思考之六.....	392
观察与思考之七.....	396
观察与思考之八.....	401
灯下随笔	405

毋忘第一个脚印

——《诗海泛舟》再版序 蓝翎

小说家爱写“三部曲”，这在中外都不罕见。搞文艺理论则很少写“三部曲”，大都一曲到底。但是，到了八十年代初的中国诗歌论坛，却奇迹似地突然“崛起”了“三部曲”式的诗论，由三位作者分别写出。先是《在新的崛起面前》，继之是《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最后是《崛起的诗群》。

“崛起”者，平地突兀而出也。仿佛地壳大变动带来了造山运动，呼呼隆隆一阵响，都从地下钻上来。“前不见古人”，“崛起”的都是新来者，以青年诗人的代表者自命，以新诗的开创者自居。谁敢阻挡“崛起”么？那就把他“崛”到一边去。

如果真的是一座大山或一群大山在崛起，任凭谁有再大的力量，也绝对捂不住，铲不掉，其生命当以万年计。如果不是真山而是一缕青烟，那可很难说了。由此我联想到，小时在农村，每逢秋末冬初，野外干燥，常看到平起旋风，卷着枯草败叶粪沫黄沙，扶摇直上，远望似乎通天，也像一座山。老人以经验相告：遇到旋风，立定脚跟不要动，就不会被卷走。要是手中有镰刀，狠狠照着它砍一下，说不定能钩出一只红蜻蜓来。妖精来时一阵风，旋风里面有妖精，这自

然是迷信。我曾砍过不少镰刀，连半截鞋带也没砍下。但是经验却教育了我，旋风来了你害怕，要跑，也许被刮倒；立定脚跟不动，全然无事，这倒值得确信。我看诗歌论坛三次崛起的并不是什么巍峨的高山，而颇像三股旋风。一“股”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所挟带的枯枝败叶，也已翻转飘摇着下落了——这当然也是“自由落体”，但实在没有意味着什么妙不可言的“哲理”。天仍然湛蓝，白云悠悠，雄鹰翱翔，菊花正黄，刚破土的小麦苗顶露斗霜。几股旋风冲塌不了天，它的浑浊，证明了“崛起”的并不是美。

也有不愿被“崛起”论者代表的青年诗人——我相信这是青年诗人的绝大多数——在“崛起”的旋风面前立定了脚跟，看清了方向，迈开了坚定的步伐，在祖国的大地上，一步一步向前走去，去寻找美，去发现美。写诗的人“崛起”到半空中，也许大地上的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什么声音都听不清楚，即使发出雷鸣般的呼喊，回声也可能很微弱，因为缺少山谷中一呼百应的条件。写诗的人，眼盯着大地，心贴着大地，那怕并没有超级的天才和特殊的灵感，总会看到人民群众在干什么，想什么，说什么，就可能发现真正的美，写出真正美好的诗。这简单的道理，在“崛起”的诗人和诗论家看来，显然是不屑一顾的保守的老生常谈，而对于想永远成为一个立足在祖国大地的诗人，却是不断用自己走过的路来证明这一点的。“嫦娥奔月”只是诗的幻想的产物，而不是“崛起”到月球后写的人生回忆录。一个现实的人，不管“崛起”到什么地方，即使“崛”到别的星球上去，仍然是“星外来客”，老家还是在地球上，自己不承认也不行。

徐刚同志也是青年诗人，在我们相识和共同工作以前，

就读过他的诗了。他近几年的几部书，差不多每赠到我手中，都是从头到尾读过的。从他谈自己走过的写诗的道路得知，他并不是一下子就“崛起”的天才，而是从多年打赤脚的土生土长的农家孩子迈开第一步，所以他走过的路也像家乡田埂小路一样，又窄又小，弯弯曲曲，两边有水田或池塘，不留心还可能滑下去。正因为难走，所以要特别小心谨慎。小心谨慎可不是谨小慎微，前者是善于观察和认真思索的结晶，后者则是优柔寡断和认识模糊的防空洞。常言道，走路防跌，幻想着一下“崛起”的人，大概很少考虑到“崛起”而后会落到什么地方。徐刚在一阵接一阵的“崛起”喧闹声中，仍然在大地上走他自己的路，从儿时第一个脚印回忆开始，继之在大山中，在海洋上，在森林里，在田野间，在工矿区，在工艺品作坊……到处寻觅美，观察美，思索美，升华美。他可以把路边看到的一朵小花，再造成两朵花，一朵是诗的花，一朵是谈诗的理论的花。他这本《诗海泛舟》，就属于后者。如果说徐刚早些年的诗，更多的是产生于生活的直接感受，那么，他近来的诗论，可以说是他筛选自己的直接生活感受的真实记录。他的诗和诗论是可以互相印证的。换句话说，他的诗论，正是他从生活感受到诗之间搭起的一座桥梁。它既记录了作者如何从生活中发现诗意，并进而化为诗，同时也证明了象诗这种充满着强烈的感情色彩的文学样式，也是要渗透鲜明的理性色彩的，是对“非理性主义”、“直觉主义”的排斥和反驳。

在徐刚看来，无论是一座高山，还是一根小草，只要“移情于物”，那就会“万物有情”，情中显美，进而成诗。他寻找美发现美的这个观点，在从事抽象思维的美学家看来，

并非没有可商榷之处。但是，对于从事形象思维的写诗的人来说，则完全是必须具备的基本功。“万物有情”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诗人自己必须先有情，有热爱祖国江山之情，有热爱人民之情，有热爱生活之情，有热爱祖国文化传统之情。而对于一个认为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的人，这一切都是无情物，当然也就不存在美与不美的问题。徐刚善于思考美的问题，思考的面很广，这是他的优点。但我不认为这仅仅是他个人的“天才”产物，而是他的思考连接着现实，也连接着历史。比如他说一朵野花很美，一棵小草很美，这不正是世代代的农家孩子积累起来的感情吗？又有哪一个农家孩子会突然宣布，他朦朦胧胧地发现了臭狗屎里潜藏着美丽的花影？稗子的生命力比水稻顽强得多，它能挤垮水稻，水稻却挤垮不了它，必须借助人力或杀草剂。假如有人贬水稻而颂稗子，以为这是发现了生命力，那是会遭到农民的讥笑的。由此可见，幻想、联想和发现，既是自由的，又受到极大的约束。这约束就是人民的是非观。

徐刚的诗和散文，写了不少自己的童年生活，有悲苦和辛酸，也有欢笑和甜蜜。他的诗论，同样调动了大量的童年生活的记忆，甚至夸张地说，每个作家无不写到自己的童年。每个人对自己童年的记忆都包含着天真无邪，因为童年本身就天真无邪，或者说有邪不多，大不了爱调皮捣蛋而已。但是到了已非天真无邪的成年以后，对童年会有大不相同的见解。比如，徐刚从登山的新奇感联想到儿时登上土丘当山太玉的游戏，无非证明从平地登上高处时的感受，不只是登山时才可能产生的，只要留心，随时都会发现。登上高压线塔，登上高层建筑的手脚手架，爬到树上掏鸟窝，也许会产生

自豪感，相对于不会攀登不敢攀登的人而言。登上土丘当山大王的游戏，我小时候也玩过，现在想来，也没有什么特异之处。我还想到，小时候在野外放羊，老羊吃饱了卧下来反刍，小羊羔却不老实，偏要跑到坟头上蹦蹦跳跳，学抵架。要是想证明“人性的复归”，找人与动物的共同性，这倒是一个例子。但是且慢！因为我手中还有一条小鞭，只要一动鞭杆，小羊羔就会乖乖下来，立即分清人兽的严格界限。我这样说并无深意，登土丘就是登土丘，一旦把这种极单纯的举动变成神话，天真无邪的色彩则剥落殆尽，毫无引人之趣了。翻翻当今写童年的文字，这类神话太多了，有的从呱呱坠地就仿佛发生了震撼宇宙的天才立体声。可信吗？这与过去史家所写的真龙降世时的红光满天，香气四溢，有何区别？花样翻新，仍是半斤五两。再翻翻史书，这类神话就更多了。如果某人当了皇帝，文人们会说，他幼时就能登高负重，有九五之相；如果当了将军，就说他幼时即有将帅之才；如果做了失败的起义英雄，就说他自幼即“图谋不轨”。如此等等。乡下人打死条蛇，平平常常，而让刘邦一干，便是“我主爷起义在芒砀，拔剑斩蛇天下扬”了，扯淡。徐刚笔下的童年不是神话，是他成了诗人后对乡土的怀念与颂扬。他是带着一身土的诗人。他幼时如没滚一身土和泥巴，而是突然“崛起”，那便不是现在的徐刚，也不会有他现在的诗和诗论了。

徐刚在编辑工作中广泛地接触了很多喜欢诗和写诗的青年，他的诗论主要是和这些朋友谈心，或者是交心，把自己写诗的甘苦和盘托出：写诗并不神秘，但也不那么容易。古人说，要写好诗，需“行万里路”。那是从当时的历史条件

联想起的形象比喻，对于现代人，也许只要弹指之间就可行万里路。然而，古人说的这句话的真理性并未过时。徐刚在书中也谈到了对这句话的体会。我以为，他这部书的全部意思，似乎就是从这里生发开去的。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那就是说，为了寻找美，发现美，写美的诗，不论万里路还是万万里路，甚至乘宇宙飞船飞到其他星球上，都不要忘记自己的第一个脚印。这个脚印踏在母亲的胸脯上，踏在故乡的泥土上，踏在祖国的脊梁上，踏在人民的心坎上。忘了第一个脚印，就会像断了线的风筝，象离开大地的安泰，至于不能成诗人，倒是其次又其次的事。

我也曾经写过几首诗，但终未能成为诗人，大概今后也仍然成不了，这证明自己的确无诗才。因此，我写的这些话，可能都是外行话，更算不得序。但徐刚一定要我写几句，我不得不写几句，因为我们在相同的岗位上，都担负着党交给的宣传任务，万分需要的倒是互相共勉：千万不要忘记自己的第一个脚印！

一九八四年于北京

序

冯 其 庸

我认识徐刚已经很久了，但认识徐刚的诗，和他的诗一样的散文，却是最近的事。这一点也不能怨我，应该怨曹雪芹。是他，这几年，不，是整整的六年，苦苦地迷住了我，让我一字一句读他的书，校定他的文句，有些是手抄抄错的字，还需帮他订正。并且我们还要准备着将来挨骂，因为一百多万字的书，上千条注释，总会有搞错的地方。

就这样，我就再也没有时间去读我心里一直想着要读的许多当代的我所衷心钦佩的优秀作家的作品，其中包括着徐刚的诗和文。

其实，校注曹雪芹的《红楼梦》，我倒并不埋怨，“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为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吃点苦，这我没有任何怨言。但是，他耽误了我真正认识徐刚的诗，认识徐刚的诗一样的散文，耽误了我读许多当代优秀作家的作品，这，我真有点埋怨了，有点后悔不迭了！

感谢作家协会给我们的安排，他们安排徐刚和我同一趟车到北戴河去休养。说也巧，一上火车，我们就坐在同一个车座上，这样我们就到了北戴河中海滩宾馆。

不认识徐刚的人，光读他的诗和散文，都以为他长得很美；其实，徐刚并不太美，这是真的。因为他年轻的就有点秃顶了。

然而，徐刚是真正美的！

他的诗美，他的散文美，他的语言美，他的诗论也美。这些方面，我说真心话，我是真正的欣赏和羡慕，因为我过去也曾是一个新诗的爱好者，略知其中的甘苦！

七月上旬的一天，我同徐刚，还有周怀民老画家，一起到山海关长城入海处的老龙头。这里是八国联军登陆之处，也是我国人民奋起打击侵略者的神圣阵地，在海岸边的长城遗址上，还有一尊当年遗留下来的大炮，依旧警惕地雄视着苍茫无际的海域。我们面对着汹涌的海涛和残破的长城，真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感慨。我对徐刚说，这是你写诗的好题材。徐刚说：“我回去一定写诗。”周老先生则忙着勾他的画稿。这一天，我们确实是尽兴而返。

我们住的地方靠得很近，每到乘凉的时候，就坐到一起，我听着他追忆童年往事，他吃过那么多的苦，他一直到上高中读书，还从来没有穿过一双胶鞋，下雨天总是光着脚丫子跑的。他童年的艰难困苦的道路，不禁引起了我的共鸣，因为我的童年和青年也是在困苦颠沛中度过过的。我们都是我们伟大祖国——慈爱而贫穷的母亲的孩子。

贫穷，当然不好，我们要摆脱贫穷，所以要坚定不移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计划。贫穷，在历史上也没有被作为好事来欢迎过，唐代的韩愈写过《送穷文》，诗人王播留下了“饭后钟”的诗，作为他因为贫穷而受嘲弄的记录，元杂剧《吕蒙正风雪破窑记》写尽了吕蒙正贫穷时的困顿相。然而，

同样一个事物，在诗人的眼里，却又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一向就有“诗，穷而后工”的说法。我国历史上的大诗人，哪一个不是经历了贫穷的道路，甚至至于穷饿而死。所以大诗人陆游干脆说“人谁不贱贫？”仿佛要做诗人，必先要过贫穷这一关似的。这些当然都是过时的旧帐，与现在无关。但是，我的中心思想是说，艰难和贫穷，可以激励人的意志，可以让人对生活认识得深刻，因而也可以孕育出诗人来。这当然不是说诗人要用贫穷来培养，如果有谁要给我做这样的反面文章，那就与我的原意大相径庭。我只是想说明，诗人徐刚走过了一条艰难困苦的道路，如果现在还有人处在徐刚当年一样的困难境地的话，那也不要丧失追求的勇气。

从徐刚的诗论中可以看到他的文采、情趣，也可以看到他的追求、探索，还可以看到他生活面的比较广泛，知识面的比较深厚。可以说，他是苦学成材的，因为苦，对生活、对学问便也更有自己独到的感受和见解。读后，使人感到亲切、新鲜、具体、感人，是属于自己从创作的甘苦中炼出来的真知灼见，并不是泛泛而谈、人云亦云的“诗歌作法”。

他主张先观察一片叶子，再进而去观察一棵树；他认为“没有爱和激情的诗不是活着的诗。”他写艾青的爱美，并且告诫过诗人：“你要梳梳头，不要把头发弄得象乱草堆一样”；他学写诗之初——那还是在少年时代，怎样去长江边上找灵感，多少年后却又体会到：“诗人到了海边，不等于大海到了他的诗里。”他宣称自己写作的座右铭是：“写人民，写生活，写土地。”他指出：“诗人的任务是反映生活，而不是制造谜语”等等，对于初学写诗的诗歌爱好者，以及正在写诗的青年朋友，都是极有教益的。